

不老的老齐

□谭踐



谭踐, 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诗歌、长篇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 曾获东岳文艺奖、山东“五一”文化奖、泰山文艺奖等。

这一日上午, 我正枯坐陋室, 为一篇小稿绞尽脑汁, 时值盛夏, 尽管开着空调, 身上仍汗沁不止。单位领导忽然来电, 告知已为协会联系妥当一件事, 需尽快办理。这件事颇为棘手, 已与各方协调数次, 不能再拖延。可我手头这篇稿子必须尽快交稿, 协会无专职工作人员, 一些年轻人虽热心帮忙, 但都有本职工作, 不宜安排他们——于是, 像绝大多数情况一样, 这件事只好安排给老齐。老齐像往常一样二话不说, 痛快地答应了。

我继续写作小稿, 感觉文思枯竭, 又挂念着协会事务, 不由得“心猿意马”, 想起与老齐交往的种种往事。

老齐, 我一直称他为齐老师。我和老齐已经认识30多年, 刚认识时, 他是位小学老师, 爱好文学且小有成绩, 10年前担任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后又任常务副主席。

进入协会时, 齐老师刚刚退休, 属于“有钱”“有闲”一族, 如此优越条件, 便成了协会的最佳人选。协会系民间组织, 属于“无办公场所、无专职人员、无专项经费”的“三无”单位, 而齐老师有退休金, 无需收取报酬; 家中清静, 可作办公场所; 退休时间充裕, 不受单位制约。如此, 初期人手少, 齐老师几乎包揽了协会所有日常工作, 常常忙得脚不沾地。特别是遇有重大活动, 举凡起草文件、下发通知、组织人马、联系会务、结算账目等一应事项, 均由他一人负责。他办事认真, 追求完美, 对待事情常常不厌其烦地反复操作, 这件事情也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

首届“文学周”, 全国各地百余文友参加, 连续举办四天, 我们几乎每天忙到凌晨一两点, 凌晨四五点又得起床忙

活。活动结束后那天下午, 我开车载他去银行取款结账, 下车后我才发现他裤子后面满是血迹, 原来是痔疮发作。结完账, 他怕弄脏我的座位, 坚持自己打车回家。我在座位上垫了个硬纸壳, 他才勉强同意我送他。那次活动赢得了百余位文友的一致称赞。

前几天协会开展“大汶河采风”活动, 齐老师担任总协调, 前后五天, 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参与, 齐老师每天的微信运动步数, 要比一般人多二三千步。

齐老师来电, 事已办妥, 几乎没有浪费半点时间。他家住泰城西部高铁新区, 放下电话即打车启程, 到达市政中心西门, 等在那里的单位工作人员将公函交给他, 他未下车, 直达另一处位于泰城东部的办事机构。负责人10时30分有个活动, 他必须提前赶到。果然, 他还是提前了几分钟, 简要汇报完毕, 又与另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打车到市政中心, 在主管部门盖了章。然后, 他再赶到最后一个离市政中心不远的办事机构。已临近下班时间, 齐老师只好一溜小跑, 到达时办事人员正收拾文件准备下班。

尽管协会事务如此繁忙, 齐老师仍不忘坚持创作。他是一位作家, 近期, 他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在《中国作家》发表; 此前, 一篇小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 再早, 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泰山脊梁》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2021年, 他被推选为中国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齐老师已年届70岁, 看上去却十分年轻, 不时有人请教他的驻颜“秘诀”, 他常常笑而不答。我想, 为艺术, 为公众, 永不止息地忙碌着、奋斗着、思考着, 当是其重要“秘诀”之一。

枯坐半天的小稿没有结果, 记录下这些事件, 也算交差罢!

◎荐读



《谁住进了养老院》
作者: [美] 葛玫
译者: 刘昱
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23年6月

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调查报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 从时间维度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 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 分析当下养老困境, 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基于在云南昆明历时13个月的实地调查和采访, 作者从老年人视角呈现了衰老和照护的日常, 以对老年人过往和当下经历的记述, 揭示因视自身为“累赘”而住进养老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 以在养老机构所见的人际交往, 展现复杂的关系网络, 探讨影响照护的多重关系视角。

从前真搁冻

□董先思



董先思, 山东宁阳县政协副主席,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 泰安市作协会员。作品《麦香飞扬》获山东省职工散文二等奖、《娘纳的千层底》获泰安春秋笔会优秀奖、《改革亲历记》入选山东省政协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汇编。

从前的冬天冷, 到处都冷, 屋里比屋外还冷, 人都能挺得住。

北风怒吼, 呜呜作响。那风像长了锯齿, 摧枯拉朽, 所向无敌。鸟儿在树上冻得待不住, 找个柴火垛藏了起来。大地经不住寒冷的折腾, 冻得“咧开了嘴”。家禽哆哆嗦嗦钻到主人床下, 夜里尿壶里的尿都变成了冰疙瘩。

雪花飘飘, 铺天盖地。那时候雪比现在下得大, 一下就是好几天, “天地一笼统, 井口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打雪仗、堆雪人, 孩子们浑身是雪。雪融化更需时日, 屋檐下倒挂着的冰溜粗细各异、长短不一, 银光闪闪, 宛如剑阵。寒冬腊月, 冰冻三尺。坑塘里的水像铁一样硬, 大镢刨下, 咚咚作响, 只溅起少许白花, 却震得虎口发麻。滑冰是很尽兴的事, 人们比速度、比动作, 展示自己的拿手绝活, 摔倒了挣扎着爬起来, 摔疼了龇牙笑一笑, 装着不在乎的样子。

从前住的房子, 冬天用土坯封住窗户, 挡风抵寒, 封严了不透光, 屋内太暗, 便留下一个小孔, 用粉连纸糊上当作玻璃, 如果被风吹坏了, 便用冰块堵上, 既挡寒又透明。木门不能关, 用麦秸苫子当作门帘, 上方留一截透光透气。实在冷得坐不住了, 人们就抱一把柴火点着, 火焰闪烁, 紧皱的皮肤舒展开了, 全身热乎乎的。

从前穿戴简单, 条件好的人也只是在棉衣里面穿一件单衣, 没有什么秋衣秋裤、毛衣毛裤的过渡。寒露时节, 人们

就穿上了棉裤棉袄, 到了数九寒天, 棉絮已裸露在外, 保暖效果更差, 刀片一样的风贴着脚后跟钻进裤筒里, 冰冷刺骨。穿开裆裤的小男孩, 小屁股冻得红红的, 似猴子的屁股, 屁颠屁颠地跟着大孩子跑, 像是没有冷的感觉。

人们常说, 大人的脸、小孩的腮最搁冻。大人的脸冻得泛红, 看上去精神焕发, 偶尔黄了, 是防冷涂的蜡。从前护肤品少, 大宝还没有“天天见”, 最常见的是一种马油。大闺女小媳妇才能用上雪花膏, 额头、下巴、腮帮子各点一点, 双手揉搓, 脸蛋红润, 有一缕粉香。

从前, 一般一家就一张床, 冬天就一条被子, 被子里的棉絮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雪白的棉花早已变成灰色, 棉絮已不蓬松, 更不怎么保暖。晚上, 人们刚钻进被窝, 就觉着像是光着身子进了冰窟窿, 咬着牙哆嗦着往里挪, 胳膊腿蜷缩, 不能伸得太快, 俩手还要不住地裹紧肩膀上的被角, 好让寒气少进被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身上的热气才能把被窝暖热, 腿也才能舒展开来。一床被子必然挡不住夜里的寒冷, 人们只能把脱下的衣服盖在被子上。实在不行, 人们会铺上麦秸褥子, 把夏天的蚊帐也盖上。那时, 一家几口人睡一个被窝, 抱团取暖, 被窝热得比较快。

那时候, 人们见面就嘘寒问暖, 墙根旁、门口处, 遇见了便聊一会儿。说话的时候, 人们嘴里呼着白气, 说得尽情, 听得舒心。高兴的事有人分享, 烦恼的事有人排忧解难。天冷心里热, 便不觉得很冷。



《大学, 有什么用?》
作者: [英] 斯蒂芬·科利尼
译者: 张德旭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6月

当大学教育陷入困境, 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误解, 重现大学教育的本质与价值? 本书为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坦率之作, 字字珠玑、引人深思。一个核心问题, 十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热点。面对社会主流对大学价值的诘问, 斯蒂芬·科利尼勇为大学一辩, 勇为人文教育一辩。本书中, 他直面当今大学教育的困境, 探究人文学科的本质; 为我们悉心梳理英国大学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品格, 并对目前“政府、公众与大学”的关系做了犀利的分析, 并指出“在大学公司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